

張慶輝 著

山

生

水

死

生死山水



張慶輝

著

生死山水 / 張慶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漢藝色研出版 ; [臺北縣] 中和市 : 三友總經
銷, 民80
面 ; 公分. -- (散文集合 ; 10)
ISBN 957-622-099-8(平裝)

855

8000055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散文集合10●

ISBN-957-622-099-8

生死山水

作 者／張慶輝

印 刷／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人／程顯瀛

電 話／(02)9868421 9811187

總 監／林蔚穎

總 經 銷／三友圖書公司

總 策 劃／顏崑陽

地 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責任編輯／呂月玉

電 話／(02)2405600 2405707 2482395

編 審／張榮森

傳 真／(02)2409284

出 版 者／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製 作 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初 版／中華民國80年4月

電 話／(02)7031828 7057118

傳 真／(02)7024333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贊助出版優良文藝作品

劃撥帳號／0788033-5

定 價／新台幣 130 元

出版緣起

好的文章，應該廣為流傳，讓喜愛文字的朋友共享。而傳播好文章，正是出版者最大的職責和心願。遺憾的是，許多勤於筆耕、又有著好文采的作者，卻往往由於對出版事業的隔閡，找不到出版管道，只能將好文章閑置，這對於急切尋覓好文章的出版社而言，實在是很大的錯失。台灣省新聞處也體恤這種現象，每年特別舉辦優良文藝作品輔助，提供了作家實質的幫助和出版社很好的出版機緣。

希望這只是一個開端，我們很樂意大開門戶，歡迎以往投擲無門的好作家、好文章，共同創辦出一場場繁美的文學盛宴，邀請更多的讀者來分享。

林蔚穎

自序

寫作是一件快樂的事，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大凡從事筆耕的人，都會同意這兩句話。對我來說，我只是一位偶爾涉足的玩票者，所以寫作大都是樂多於苦，不過，有時不自量力答應文友的約稿，卻也備嘗爲文的艱辛。

我從小在恆春半島長大，半島獨特的地理與人文，對我的文字堆砌和題材的誘引，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我喜歡純樸，更愛自然，因爲這兩者都代表著一種美，而個人的文章便也由這兩個基點，朝向寬闊的時空翱翔。

經過長期對大地山川的接近與觀察，印證了人原來確是從這片原始天地走向文明的，我每一次投身大自然，總有一股返回老巢的歡悅之感。至於風物人情，原即是交織在人生裡的各種軌跡與變貌，我們在這個大時代的歷史沈浮中，不過扮演其中微不足道角色而已。

十年歲月無痕，我的筆路卻始終無悔的在這大地風物間穿梭，只因我熱愛那片養我育我的母親大地——恆春半島，而引申了我為更寬廣更遼闊的天地留下這些點滴的見證。

三十年的提筆為文，雖屬業餘捉刀，可也有百篇之數，十餘年前得一機緣，將早期作品結集為《故鄉之歌》出書，聊對支持與鼓勵的友人有所交代。如今，有幸獲得台灣省政府的補助再度結集出版，謹此致申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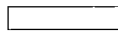
張慶輝

一九九一・二・八

目錄

自序		二
冷魂篇		八
大地之聲		一三
無止的演出		二〇
走過花東縱谷		二五
隨想錄		三二
海隅記事		三七
刺桐		四八
牛車路		五一
品夜		五六

不死的鳳凰	六三
一封五千年的信	七一
春日最後的雪地	七六
角 色	八三
斑鳩的謎題	八五
生死山水	九二
山 樹	九五
永遠的大佛	九八
立 足	一〇七
人生道場	一一〇
清水舞台	一一六
朱雀塔影	一二一
家 書	一二七
冬日手記	一三〇
漂泊的岩石	一三八



京都半日		一四五
人禽之間		一五三
疾風勁草		一五八
湖山之秋		一七三
江湖人生		一八三
英雄二帖		一八八
旅人心情		一九二
懷璧其罪		一九六
合歡行		二〇〇
雲山夜語		二〇五
琉璃夢		二一一
風過半島		二一四
浮生三帖		二二〇
日落大阪城		二二七

冷魂篇

大理石

一條淺灣，從層巒交錯中迂曲而出。競勢爭雄的千峰，不見蒼翠菁林，只是纏疊在一片茫茫雲霧裡，倒是模糊的山稜，卻時有依稀的色彩隱約其中。

我每天總要在夜靜更深，循著那條潺淙無聲的溪流，一若探索桃花源，踏踏入山，然後在那一片幽邃無絕的雲山中撥尋盤桓。

那是一塊未經人工琢磨和雕刻而自然具有山川雲物之美的大理石。

三年前，我在每年一度的晉謁中，從拔地千仞峭壁絕壑的太魯閣峽谷中，尋獲這塊美石。在花蓮做大理石加工的恆山，認為這種具有自然之美的原石，有別於人工雕琢的山水屏風，確為一塊奇石，特地為我切鉅那些崢嶸頭角，並小心加酸琢磨，使其表層光滑而不失原景。從此這塊一尺見方的神仙天地，便移植到萬里紅塵，在書桌上，日夜供我心馳神遊。

典籍中說，大理石有白色和雜色二種。其白者，爲火成石灰岩，由狀粒之結晶質集合而成；雜色者，則爲水成石灰岩，質極細密，含鐵及黏土等雜物，色有黃、青、黑諸種。當然，如果再做更久遠的推演，則海錯才是大理石的前身呢！

典籍又說，這種石灰岩變性美石，因產於雲南大理而得名，那使人不期然的聯想起《天龍八部》裡錯綜複雜的段氏家族，和那電光石火傷人於無形的六脈神劍。其實，使大理石真正揚名於世的，應當是賦予大理石生命力的一代藝術宗師——米開朗基羅。米氏的大衛雕像，融合了精湛的雕刻和繪畫手法，以不露斧痕鑿跡的刀路，使冷硬的石塊，激射了前所未有的生機。這座隨著藝術創作而臻於完美的大理石雕像，歷經數百年歲月的考驗，始終生動如昔，堪稱曠世不二鉅作。

經過米氏在佛羅倫斯的這一番詮釋，大理石不僅成爲藝術品的一種，更從此走入吾人感性的生活世界。義大利統一者愛瑪紐二世紀念堂，潔白的大理石更締造了建築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幾百年之後，我們的藝品店裡，不勝枚舉的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大理石雕刻品，有一段時間，這種堅硬華美的石頭，更是我們屋宇、家具，甚至是一些畫龍點睛裝飾的寵兒。

雖然說人們對大理石的狂熱，到廿世紀幾達巔峰，但百家雜陳毫無格調的雕琢

，不惟未將米氏的刀法和創意提昇，一成不變的裝飾建材，也難追愛氏紀念堂的氣勢。過分的生產這些產品後，反把這種天賦美石推庸流俗，令人扼腕。

橫貫公路中的慈母橋，橋下一溪的大理石崢嶸坦露，橋上潔白方圓的大理石柱則精緻貼切，人工與天然的強烈對比和結合，迸出了磅礴氣勢。那是唯一讓人感覺這些冷石展現活力的一件作品。

以今日科技的高明，早已遠超米氏和愛氏紀念堂揮斧劈堅的時代，然而我們的刀路和眼光，始終難見靈巧和創新。我們臺灣東部山脈有著採不盡的藝術寶藏，千百年來，正熱烈的期待我們輝煌的鬼斧神工。我們為什麼不把創作的指標，從筆與紙的圍城範疇，轉向這豐富的自然天地呢？

玉

古人說，玉幾乎是有生命的。因而我常愛去盈握那片潔白細緻的靈魂。

古人又說，利用人的體溫與精氣，能夠把玉中所含的雜質慢慢除去，而恢復原有的色澤，此即行家所稱的「盤功」。因而我的盈握，感情裡自然是希望藉著掌中遞嬗的體溫與精氣，挽回原來的縝密與潤澤。

小時候，對於玉的種種愛慕與懸想，始終休止於書本的字裡行間和銀樓深鎖的玻璃櫃內。絕沒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擁有這麼一塊寶石。誰知時代變遷，擁有一塊玉石，在這個時代已經是一件相當稀鬆平常的事了。

這是一塊年輕的都蘭軟玉，在都蘭山中與砂礫共臥了千年，乳白的色澤裡仍有飄忽的翠綠，經過我長期的把玩，上面果然有了經年不散的光潔與潤氣。這種無意中的盤功，使人覺得古人對於各種美石的鑑賞與雕塑，確實有其驚人的心得與功力。

古人常將石之美者，通稱為玉，到了晚近，玉的家族才有著較明顯和正確的界定。大體而言，玉只有軟玉和硬玉之分，軟玉為輝石類，在火中易熔解，以純潔乳白為貴；硬玉為角閃石類，不易熔解，色多鮮綠翡翠。我國的玉，據說以和闐玉最負盛名，其質溫潤縝密光澤潔亮，最為行家垂愛。臺灣東部山脈之中也產玉，然大都為軟玉，其質亦非上品。許多現代的喜好美石者，在無法獲得崑崙山脈中那種上乘玉品之餘，也只好轉而收集臺灣軟玉了。

「人不學不知義，玉不琢不成器。」由璞玉雕琢成巧奪天工的美器，必須經過一段艱辛的過程，從出土、鋸切、去玉皮、鉋磨、除痕紋，到掏膛或打孔，最後再

以各種鉅器琢磨光潔，使之成爲一塊真正的美玉。那正如一個人格塑成的心路歷程，不但要按部就班，更要把精神全部投入。因此，一塊名貴的美玉，和一個完美的人格，是可以相互輝映的。

有一天，我看到一棵漂亮而新鮮的白菜，潔白如脂的色澤，從菜梗的底部沿著葉片而上，到葉尖時，卻漸漸滲出了翠綠，最後竟變成了黃紅相雜，此時我吃驚的發現，葉端的一方，竟有一隻大蝗蟲，正在大快朵頤，而它的左側面則另有一隻剛剛孵化不久的小蟲，其狀頗爲可愛。那是珍藏在故宮博物院、舉世聞名、珍貴無價的清朝翠玉白菜。在那種不落斧痕鑿跡的不二刀法之下，契合了天生的色澤，以至完美得無懈可擊，真真是一棵剛剛從菜圃出土而栩栩如生的新鮮白菜！

古人說，玉幾乎是有生命的，誰曰不然！

大地之聲

五月之蟬

五月，都市無蟬，而谷關卻已啼鳴萬千。

車子在一路的翹盼中終於飛越了那條橫跨大甲溪的入關之橋，有人忍不住的打開了仍然鑲沾著臺北煙塵的車窗，一陣熟稔而又陌生的山籟，立時翩然入耳，使人顛頓盡釋，塵累皆消。但是說來可笑，我那雙原被充塞了過多都市塵屑的耳膜，在滿山千籟中，幾乎是緩慢又遲疑的才撥尋了聲聲蟬鳴。

谷關巧峙群山之阿，巨流環抱，地處山鄉林野，韻收方外毓秀，永不褪色的青綠和千仞高峯，更孕育了爽節氣候，大地最賣力的歌手——蟬，遂得而不問山中歲月，遠隔人間紅塵，在這最適合吟唱的天地，恣意高歌。

谷關的昔日風貌早已有所變遷，但特有的山鄉恬靜和清香可掬的谷風，依然不改。事實上，也只有這兩種獨特的地理景觀，才得以使谷關的盛名永保不墜。

我們的旅邸選在臨溪構築的龍谷大飯店。這確實是一處理想的地點，這兒盤踞谷中，高樓聳立，不但可以飽覽群山和街市，更可以無阻的聆賞滿谷蟬鳴！

宿進旅邸，我迫不及待的打開落地窗，也打開這雙塵封已久的耳目，讓青林與山籟，無邊無際的向我匯聚。對這場大自然的饗宴，我真是饑渴久矣！

走向陽臺，我輕輕搖首，希望從那響絕一山的千籟中，理出蟬鳴的聲脈。這些從生活中疏離已久的樂章，只要我細加傾聽，便不難在那千頭萬緒中抽出絲絲聲源。

嘹亮的歌喉，來自大甲溪兩岸枝葉扶疏的樹林。初次的啼聲，難抑破土而出後的昂揚與興奮，聲聲堅實，聲聲激越。活潑而輕快的節奏，在交相呼應中，循著豐沛的水路，直攀溪流而上。水聲和蟬鳴，綿綿相雜，一路唱醒山頭初夏。

糾纏無絕的鳴唱，使孩子們好奇的向我發問，谷關是否無處不蟬？蟬歌又怎地這般聒噪？

我告訴孩子們，只要是青山綠水，便自然有蟬。我更教導他們，蟬是歷經七百多個艱辛日子的孕育與蛻變，才達到完美的成蟲生命。牠們是大地最賣力和最偉大的歌手之一，牠們不但為大自然譜曲，更為自己的生死而謳歌，只要用心仔細欣賞